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四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

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

龔 煌 城

西夏語有平、上兩個聲調，平聲共九十七韻，上聲八十六韻。平上相配對整後共有一百零五韻。韻目繁多，在許多韻之間有複雜的韻母轉換現象，至今尚不見有系統的研究。

本文研究其中一部分的音韻轉換現象，並據以推測各韻之間的關係。另外也根據西夏字書《同音》中，有不同韻的字卻因聲母與韻母有共通之處而被誤置的情形，証明與音韻轉換現象可以互相印証。

從音韻轉換現象推知的韻間關係，對於西夏構詞法有重要關聯。本文討論詞頭變化、動詞使動式的構詞法及複合名詞的構詞法，認為這些現象只有從韻間關係加以探討才能發現其變化的規律。

一、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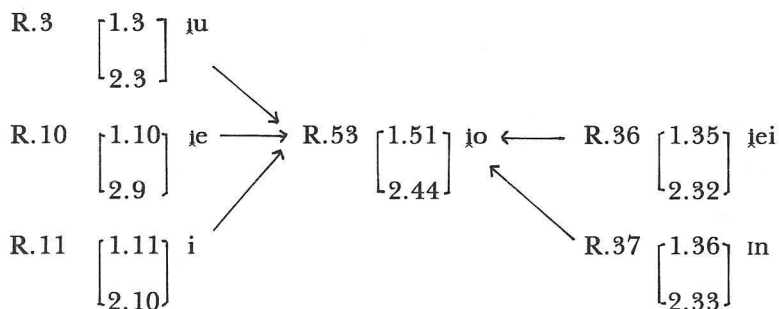
我在一九八三年西雅圖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中曾提出「西夏語的音韻轉換」一文（參看 Gong 1988），討論西夏語中的各種音韻轉換現象，包括聲母、介音、韻母及聲調等的轉換問題，其中提到綜合韻 R.11 與 R.31（共十七例），R.31 與 R.37（共十三例）以及 R.11 與 R.37（共六例）之間有音韻轉換現象。

一九八五年在曼谷舉行的第十八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中，我提出「從音韻轉換現象看西夏音韻的擬構」（參看 Gong 1989）一文，進一步討論韻母的轉換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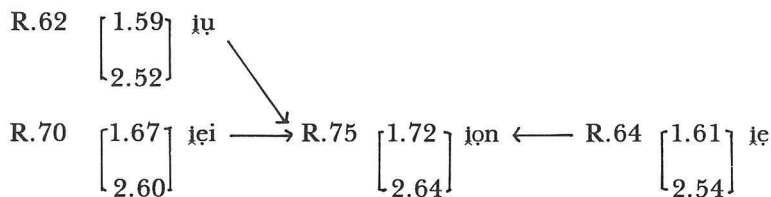
* 本文曾獲國科會八十一學年度傑出研究獎，謹致謝忱。又本文在本刊發表前曾承李范文先生提供一些寶貴的意見。本文已將他的意見加在附注中，在此一併致謝。

韻與韻之間的關係，對若干音韻轉換的現象提出語音分析，並指出這些轉換在構詞法及句法上的意義。在該文中我將幾種韻母的關係，用如下的圖解表示。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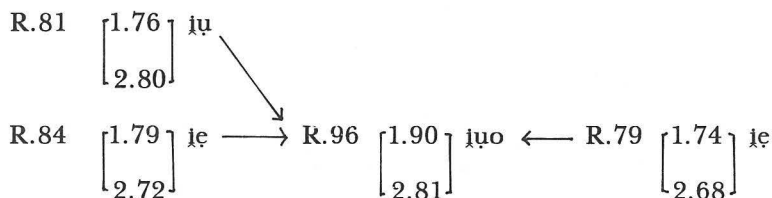
大循環 (R.1-R.60)



第一小循環 (R.61-R.76)



第二小循環 (R.77-R.98)



我在論文中以上面的架構為基礎，檢驗各家的擬構，看看它們是否能反映西夏音韻轉換的規則性，最後並提出自己對擬音的修正意見。

現在我們如果將上面所提各韻，換成另一種方式，重新排列，我們將發現有幾個缺口，必須繼續研究，加以補充。以下以 A、B、C 代表有音韻轉換關係的三個韻母，² I、II 分別代表 Sofronov 所發現的第一小循環與第二小循環各韻，

1 R 代表平聲與上聲相配的綜合韻。按西夏語有平、上兩個聲調，平聲共有九十七韻，上聲共有八十六韻，平上相配共得一百零五韻。本文綜合韻的設定及其擬音悉依 Sofronov(1968)。

2 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在此，為了討論的方便，特加以標示。

問號表示前文沒有討論到的韻。

大循環 (R.1-R.60) 第一小循環 (R.61-R.76) 第二小循環 (R.77-R.98)

R.3 $\begin{bmatrix} 1.3 \\ 2.3 \end{bmatrix}$ iu			R.62 $\begin{bmatrix} 1.59 \\ 2.52 \end{bmatrix}$ iu			R.81 $\begin{bmatrix} 1.76 \\ 2.80 \end{bmatrix}$ iu		
A	R.10	$\begin{bmatrix} 1.10 \\ 2.9 \end{bmatrix}$ ie	A _I	R.70	$\begin{bmatrix} 1.67 \\ 2.60 \end{bmatrix}$ iei	A _{II}	R.84	$\begin{bmatrix} 1.79 \\ 2.72 \end{bmatrix}$ ie
	R.11	$\begin{bmatrix} 1.11 \\ 2.10 \end{bmatrix}$ i						
B	R.31	$\begin{bmatrix} 1.30 \\ 2.28 \end{bmatrix}$ i	B _I	?		B _{II}	?	
C	R.36	$\begin{bmatrix} 1.35 \\ 2.32 \end{bmatrix}$ iei	C _I	R.64	$\begin{bmatrix} 1.61 \\ 2.54 \end{bmatrix}$ ie	C _{II}	R.79	$\begin{bmatrix} 1.74 \\ 2.68 \end{bmatrix}$ ie
	R.37	$\begin{bmatrix} 1.36 \\ 2.33 \end{bmatrix}$ in						
	R.53	$\begin{bmatrix} 1.51 \\ 2.44 \end{bmatrix}$ io		R.75	$\begin{bmatrix} 1.72 \\ 2.64 \end{bmatrix}$ ion		R.96	$\begin{bmatrix} 1.90 \\ 2.81 \end{bmatrix}$ iuo

在第一篇論文中所提到的 R.11、R.31 及 R.37 之間的轉換關係，由於在第二篇論文中發現 R.10 與 R.11 原來具有相同的韻母，R.36 與 R.37 也具有相同的韻母，應該合併看待，而呈現出新的面貌。因為如此一來，便即刻明白，R.10 與 R.36、R.10 與 R.37 之間的零星轉換例子，原來是與 R.11 與 R.37 的轉換無異，因而更加顯現音韻轉換的規則性。由於從音韻轉換現象探知西夏韻書有將一韻母分屬兩韻的情形，由此也開闢了一條可將一些韻加以合併，將韻母系統簡化的可能，這應該是西夏音韻研究的一項重要的進展。

在上表中有兩處加問號的地方 (B_I 與 B_{II})，本文擬再經由音韻轉換現象，尋出其答案，並進而討論一些相關的構詞法上的問題。

二、音韻轉換與韻間關係

上表中 A、B、C 三韻之間已發現有音韻轉換關係，A B、B C 與 A C 之間都有不少的同源詞存在，現在已知 A_I 與 C_I 之間有音韻轉換關係（參看 Gong 1989: 34x），若能發現一個韻，同時與 A_I 及 C_I 有轉換關係，我們便可以據以確定該韻即是 B_I。依同樣的方法我們也可以找出 B_{II} 來。以下是 A_I B_I、B_I C_I、A_{II} B_{II} 以及 B_{II} C_{II} 轉換的例子，証明 B_I 是 R.72 [1.69-2.61] ɿə，B_{II} 是 R.92 [1.86-2.77] ɿə。

a. A_I (R.70 [1.67-2.60] ɿei) 與 B_I (R.72 [1.69-2.61] ɿə) 之間的轉換

1. A_I 𐰚𐰆 pɿei¹ (S.2662³ R.70 1.67) 議

B_I 𐰚𐰆 pɿə¹ (S.0442 R.72 1.69) 議、謀

《同音》(8B7)⁴ 重唇音類，獨字，𐰚 左下注 𐰆，李范文《同音研究》譯為「議」，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76.122)⁵ 譯為「謀」。𐰚Nevsky(1960)《西夏音韻》一書中所附西夏字典（以下簡作 Nv）對譯漢語「議」(Nv II :370)。

2. A_I 𐰚𐰆 vɿei² (S.0080 R.70 2.60) 派遣

B_I 𐰚𐰆 vɿə² (S.2200 R.72 2.61) 派遣

《同音》(10A1) 輕唇音類，小類 4，𐰚 左下注 𐰆，《同音研究》譯作「派」。《同音》(10B6) 輕唇音類，小類 20，𐰚 右下注 𐰆。《同音研究》譯作「遣」。𐰚 對譯資料對譯漢語「遣」(Nv II :478)，𐰚 沒有對譯資料(Nv I :382)，但由《同音》一書可知二字同義。二字都是上聲字，現存西夏字書《文海》只存平聲部分，故無此二字材料。

3. A_I 𐰚𐰆 vɿei² (S.4138 R.70 2.60) 示、佯

B_I 𐰚𐰆 vɿə¹ (S.2371 R.72 1.69) 變、幻

3 在本文中 S 代表 Sofronov(1968 II :276-403) 擬音字表中西夏字的編號。

4 本文引用《同音》時依照西田(1966)及李范文(1986)的方式，注明頁、面、行數。例如：8B7 表示第八頁，第二面，第七行。

5 本文引用《文海研究》時，依該書所用方式標示引用處所。例如：76.122 表示第 76 頁，第 1 面，第 2 行，第 2 字。

對譯資料 𐰇𐰆 𐰇𐰆 二字均與 𐰇𐰆 字連用，例如：𐰇𐰆 示現 (Nv II :243) 𐰇𐰆 變現 (Nv II :296)。《同音》(10A1) 輕唇音類，小類 4，𐰇𐰆 左下注 𐰇𐰆，可知二字同義。

4. A₁ 𐰇𐰆 vlei¹ (S.5754 R.70 1.67) 東、尾

B₁ 𐰇𐰆 vlei² (S.2377 R.72 2.61) 東

𐰇𐰆《文海》(W.2029, 72.211)⁶ 注「日出處之謂也」。《文海研究》譯為「尾、東」。𐰇𐰆對譯漢語「東」，見於《掌中珠》(113)。按 𐰇𐰆 字作「尾」解乃是漢語借詞，正確擬音應作 wi，西田龍雄(1966:211-161)正擬作 wi，但把 𐰇𐰆 擬作 ŋvi (西田 1977:207, 208-092) 則似乎有可商之處。此二字處於轉換關係，聲母理應相同。

5. A₁ 𐰇𐰆 dziei² (S.1337 R.70 2.60) 立

A₁ 𐰇𐰆 dziei² (S.0738 R.70 2.60) 柱

B₁ 𐰇𐰆 dziwə¹ (S.5517 R.72 1.69) 倚、拄

《文海》(W.2863, 雜 13.232) 𐰇𐰆 字從 𐰇𐰆，依漢字文字學的觀點看，屬於「形聲」兼「會意」，顯示二字有同源關係。𐰇𐰆 字《掌中珠》(273) 對譯漢語「立身」的「立」字。至於 𐰇𐰆 字則與 𐰇𐰆 同音，《掌中珠》(223) 對譯「柱」字。《文海》(W.2865, 雜 13.242) 𐰇𐰆 者 𐰇𐰆 也，認為 𐰇𐰆 與 𐰇𐰆 同義。𐰇𐰆 字在《夏譯孫子》中對譯「倚」字 (Nv I :361)。又 𐰇𐰆 𐰇𐰆 二字在《同音》(29A1, 31A6) 右下都注 𐰇𐰆「拄」，而 𐰇𐰆 字則在《文海》(W.1806, 64.251) 中被認為與 𐰇𐰆 和 𐰇𐰆 同義，可見西夏文原始資料明示二字有關連。從我們的觀點看，二字之間有音韻轉換，屬於 A₁ B₁ 類型。

以上五組音韻轉換字例，均有西夏字書《文海》與《同音》之注解作根據，並不是根據研究者個人的主觀，判斷其字音與字義的關連而選用。這是要建立韻與韻之間的關係必須嚴守的原則，因此不惜辭費詳加引証。

6 本文引用《文海》時，先標示《俄譯文海》給該西夏字的編號（冠以 W），再標示該字出現的處所。

b. B_I (R.72 [1.69-2.61] ɿ) 與 C_I (R.64 [1.61-2.54] ɿ) 之間的轉換

6. B_I 𪛗 tɿ¹ (S.3430 R.72 1.69) 急速

C_I 𪛗 tɿ¹ (S.3751 R.64 1.61) 急速

《同音》(16B4)舌頭音類，小類113，𪛗 左下注 𪛗。《同音》(13A2)舌頭音類，小類24，𪛗 右下注 𪛗。《文海》(W.2136, 76.171 及 W.1884, 67.162)二字下字義解釋中二字連用，《文海研究》都譯為「急速」。Nevsky 字典(Ⅱ:51)所引文獻二字對譯漢語「星速」、「急」。

7. B_I 𪛗 gɿ² (S.0036 R.72 2.61) 星

C_I 𪛗 gɿ¹ (S.0207 R.64 1.61) 星、宿

《同音》(25B1)牙音類，小類108，𪛗 左下注 𪛗。《同音》(26A6)牙音類，小類141，𪛗 右下注 𪛗。二字連用見於《掌中珠》(046)對譯「星宿」。但二字不必連用，可單獨與其他字結合，如「金星」作「𪛗𪛗」(《珠》081)，亦作「𪛗𪛗」(西田 1977:67, 003-121)。

8. B_I 𪛗 dzɿ¹ (S.4303 R.72 1.69) 船

C_I 𪛗 dzɿ¹ (S.0920 R.64 1.61) 船

《同音》(30B6)齒頭音類，小類38，𪛗 右下注 𪛗。《同音》(31A6)齒頭音類，小類58，𪛗 左下注 𪛗。二字連用對譯「船舶」(Nv I :336, 467)。對譯資料中 𪛗 單獨與其他字結合，如「乘船」、「輕舟」(Nv I :336)。

9. B_I 𪛗 dʒɿ² (S.4978 R.72 2.61) 旋轉、親近

C_I 𪛗 dʒɿ² (S.3418 R.64 2.54) 旋轉、親近

《同音》𪛗 字殘缺，但見於(37A3) 𪛗 正齒音類，小類47，右下注 𪛗。《同音研究》譯為「親近、圍繞」，又認為作「圍繞」出處不詳。按 𪛗 𪛗 二字連用，見於《文海》(W.2967, 雜 18.161 及 W.2956, 雜 17.272)。《俄譯文海》譯為 Iskat' sbliženija (尋求親近)。《文海研究》譯為「圍繞」。因為此二字均無文獻對譯資料可資查考，故學者均從文字結構及《文海》注釋上推測。本文譯為「旋轉」則是由於如下的理由：𪛗

字從𠂔「輪」（據《文海》解釋），字上加「𠂔」則成爲𠂔 *tšɿwan*¹「轉」字，𠂔即「轉」之漢語借詞（參看龔 1981b:No.48）。這是由字形而推測𠂔有「旋轉」義。至於推測𠂔也有「旋轉」義，是根據此字與𠂔 *dʒɿɿ*²「磑」（2.77, Sofronov 誤作 2.61，今據反切加以改正）之構詞法關係而來（其關係爲 $B_I B_{II}$ ）。「磑、石磨」係由「旋轉」之義衍生。至於𠂔𠂔又作「親近」，可視作「同音異字」（homonym），猶如例4𠂔字兼有「東」及「尾」義。

以上6, 7, 8, 9四組例子非爲確鑿，足以建立 $B_I C_I$ 之轉換關係。 $B_I C_I$ 之關係既經確立，以下10, 11兩例可提供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10. B_I 𠂔 *zɿɿ*¹ (S.1919 R.72 1.69) 童子 (Nv II :278)

B_I 𠂔 *zɿɿ*¹ (S.1910 R.72 1.69) 子 (父子、母子之子)
(《類林》259-6)

B_I 𠂔 *zɿɿ*¹ (S.3320 R.72 1.69) 子 (天子之子)
(Nv II :15, 134)

B_I 𠂔 *zɿɿ*¹ (S.1905 R.72 1.69) 夫 (夫婦之夫)
(《類林》469-6)

C_I 𠂔 *zɿɿ*² (S.5773 R.64 2.54) 子，兒童

前四字同音同義，只是用於不同的結合。由此可見西夏字常把同一個「語位」(morpheme)寫成不同之字形。研究西夏文字，不可不注意語音層面的問題，這只是其中較顯著的例子而已。𠂔《俄譯文海》譯爲 syn, rebenok「兒子」。《同音》(48A7)舌齒音類，小類32，𠂔左下注𠂔。《同音研究》譯爲「雄性」。按此二字連用三見於《文海》。《文海研究》一譯「雄性」(W.407, 18.131)，二譯「男性」(W.2165, 77.172 及 W.2302, 82.241)。但二字似乎譯爲「兒童」較爲妥適。《文海》(W.2165, 77.172) 𠂔「童子」下注「𠂔」者「𠂔𠂔」(兒童)也，「𠂔𠂔」也。這兩個語詞應該是同義詞。本文提出的 $B_I B_{II}$ 轉換的說法可以用來支持此一解釋。

11. B₁ 𣎵 vɿɿ² (S.2200 R.72 2.61) 遣

C₁ 𣎵 vɿɿ² (S.2926 R.64 2.54) 送、遣

𣎵字對譯漢語「遣」(Nv II :478)。𣎵字對譯漢語「送」(《珠》344)。𣎵 𣎵二字連用對譯漢語「奉送」(《珠》341)及「遣」(《類林》335-5)。𣎵及其同音字𣎵「放」(Nv II :517)似乎也是同一個語位，西夏人依其不同用法而分別造了兩個字。

綜合上面 a、b 二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確定 A₁、B₁、C₁ 所屬韻如下：

A₁ R.70 [1.67-2.60] ɿɿ

B₁ R.72 [1.69-2.61] ɿɿ

C₁ R.64 [1.61-2.54] ɿɿ

例 2 與例 11 都是「派遣」、「送遣」義，是 A₁ B₁ C₁ 的連續轉換。其關係正與我在以前論文 (Gong 1988:815f) 所提否定詞的變化相同。我在該處曾提到「沒有發現其他字有三重轉換的情形」。現在有新的發現。以下把兩例並列如下：

A 𣎵 mi¹ (1.11) 不 A₁ 𣎵 vɿɿ² (2.60) 派遣

B 𣎵 mi¹ (1.30) 不 B₁ 𣎵 vɿɿ² (2.61) 派遣

C 𣎵 min¹ (1.36) 不 C₁ 𣎵 vɿɿ² (2.54) 派遣

𣎵 min¹ (2.33) 不 𣎵 vɿɿ² (2.54) 派遣

我在以前 (Gong 1989:34) 提出的 𣎵 dzɿɿ¹ (1.67) 「渡」與 𣎵 dzɿɿ¹ (1.61) 「渡」之間的轉換，如果認為與本文例 8 所提出的 𣎵 dzɿɿ¹ (1.69) 「船」與 𣎵 dzɿɿ¹ (1.61) 「船」有詞源關係，則二者合併，也將構成 A₁ B₁ C₁ 連續轉換的例子。

A₁ 𣎵 dzɿɿ¹ (1.67) 渡

B₁ 𣎵 dzɿɿ¹ (1.69) 船

C₁ 𣎵 dzɿɿ¹ (1.61) 渡 𣎵 dzɿɿ¹ (1.61) 船

因為 𣎵「渡」與 𣎵「船」是西夏語同音詞，「船」與「渡」之間可能有語意的引申關係。

包括 Sofronov(1968) 在內的各家擬音，似乎都不足以呈現 A B C 及 A₁ B₁ C₁

轉換的規則性。

c. A_{II} (R.84 [1.79-2.72] ɿɛ) 與 B_{II} (R.92 [1.86-2.77] ɿə) 之間的轉換。

這一種轉換到目前為止，雖然只找到一個例子，但與 B_{II} C_{II} 的轉換配合，有助於共同決定 B_{II}。

12. A_{II} 𣎵 zɿɛ¹ (S.4866 R.84 1.79) 重

B_{II} 𣎵 zɿə¹ (S.4972 R.92 1.86) 重、實

𣎵 𣎵 二字《文海》(W.2322, 83.212 及 W.2829, 雜 11.151) 都釋為「重也，不輕之謂」(W.2322「重」下誤脫一「也」字)。按 𣎵 字據《文海》從 𣎵「石」𣎵「沈」，本義為「重」。例如：

𣎵 𣎵 𣎵 重十二斤〔六韜〕(Nv I :525)

𣎵 字因音義與漢語「實」字相近，轉用為「實」之借詞(參看龔 1981: 738, No.126)，因為在佛經中此一用法佔優勢，𣎵 字遂專作 zɿə 音。原先應另有 zɿɛ 一讀，也變化為 zɿə 音。

《文海》(W.2322, 83.212) 認為 𣎵 字從 𣎵，明示二字之關係。

d. B_{II} (R.92 [1.86-2.77] ɿə) 與 C_{II} (R.79 [1.74-2.68] ɿɛ) 之間的轉換

13. B_{II} 𣎵 mɿə¹ (S.0029 R.92 1.86) 人

C_{II} 𣎵 mɿɛ¹ (S.2354 R.79 1.74) 士、卒

C_{II} 𣎵 mɿɛ² (S.2934 R.79 2.68) 人、士、者

《文海》(W.2455, 88.222) 𣎵 字下注「𣎵 也」，是認為二字同義。

《同音》(2A7) 重唇音類，小類 5，𣎵 右下注 𣎵，也是認為二字同義。

實際上 𣎵 與 𣎵 是同一個「語詞」，西夏人依其不同的結合而造了兩個字。「大士」寫作「𣎵 𣎵」(Nv I :261)，「兵士」寫作「𣎵 𣎵」(Nv II :594)。其實都是以「人」為其基本義。此三字都與藏文 འདྲེ་ mi 「人」同源。

14. B_{II} 𣎵 rɿə¹ (S.0828 R.92 1.86) 打、擊

C_{II} 𣎵 rɿɛ² (S.4515 R.79 2.68) 丈、擊

《同音》(53B2) 舌齒音類，小類 148，𣎵 左下注 𣎵。《同音》(47B4)

舌齒音類，小類 16，𪛗 右下注 𪛗，表示二字同義，可以連用。「𪛗 𪛗」二字連用，對譯「楚撻」（Nv I :495，𪛗 字疑爲 𪛗 字之誤）。𪛗 字單獨與 𪛗「鼓」字連用，對譯「丈鼓」（《珠》326）。

15. B_{II} 𪛗 rɿɿ¹ (S.3936 R.92 1.86) 骨

C_{II} 𪛗 rɿɿ² (S.2314 R.79 2.68) 骨

《同音》(47B4) 舌齒音類，小類 16，𪛗 左下注 𪛗，疑二字同義。𪛗 字對譯漢語「骨」，見於《掌中珠》(192)。

綜合本章的討論，第一章引言中提出的 A_I B_I C_I 以及 A_{II} B_{II} C_{II} 的韻間關係，可圖示如下：

A_I R.70 [1.67-2.60] ɿɿi A_{II} R.84 [1.79-2.72] ɿɿ

B_I R.72 [1.69-2.61] ɿɿ B_{II} R.92 [1.86-2.77] ɿɿ

C_I R.64 [1.61-2.54] ɿɿ C_{II} R.79 [1.74-2.68] ɿɿ

三、韻的分合問題

據 Sofronov(1968) 的研究，西夏語平聲韻與上聲韻相配，共得綜合韻一百零五韻。令人覺得韻母如此之多，是否是分韻過細所致。本文引言中也提過，作者研究音韻轉換問題，發現其中 R.10 與 R.11 可以合併，即本文中以 A 標示的韻。R.36 與 R.37 也可以合併，即是本文中以 C 所代表的韻。本節所要討論的問題是：R.31 是否也可能和其他韻合併，共同組成 B。爲了閱讀的方便先把結論寫出：即 R.30 與 R.31 可以合併，構成一韻。本文以 B 代表該韻，則 B 與 B_I B_{II} 的關係如下：

B R.30	$\begin{bmatrix} 1.29 \\ 2.27 \end{bmatrix}$	ɿɿ	B _I R.72	$\begin{bmatrix} 1.69 \\ 2.61 \end{bmatrix}$	ɿɿ	B _{II} R.92	$\begin{bmatrix} 1.86 \\ 2.77 \end{bmatrix}$	ɿɿ
R.31	$\begin{bmatrix} 1.30 \\ 2.28 \end{bmatrix}$	ɿ						

B_I 與 B_{II} 的發現，原先是根據 B_I 與 A_I 及 B_I 與 C_I 的轉換關係，以及 B_{II} 與 A_{II}

及 B_{II} 與 C_{II} 的轉換關係而來。現在發現另一種證據證明 B_I 與 B_{II} 都與 B 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可以說兩種不同資料，不同性質的證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即 B_I 為 R.72， B_{II} 為 R.92。主要證據來自《同音》的音韻同居關係。

a. 音韻的同居關係

現在一般研究西夏語文的學者所使用的《同音》是屬於舊版。其中西夏字在原則上不分平上聲調的不同，只要聲母與韻母都相同，就不管聲調的差異，放在一起，共同形成一「小類」。因此提供給研究平上聲相配情形極為貴重的資料，尤其因為《文海》殘缺，只存平聲部分。上聲字沒有反切資料，很多上聲字的擬測只能根據它們在《同音》中與平聲字「同居」而得到資訊。現在想要指出的是：舊版《同音》還有一個「疏失」，使它在無意間透露給我們另一個寶貴的資訊：它偶而會忽視韻母鬆緊之間的不同，把同一發音部位的字誤放在一起，因而透露出所謂的「大循環」與「小循環」若干韻之間的關係。以下四個音韻同居關係的例子，正可以證明上圖 B 、 B_I 、 B_{II} 的關係。

1. R.31 [1.30-2.28] ɿ 與 R.72 [1.69-2.61] ɿ 的「同居」關係

《同音》(3B1) 雙唇音類，小類 17⁷

𐵇	𐵈	𐵉	𐵊	𐵋	𐵌	𐵍	𐵎	𐵏	𐵐
2.28	2.28	2.61	1.30	2.28	2.28	1.30	1.30	2.28	2.28
mɿ	mɿ	mɿɿ	mɿ	mɿ	mɿ	mɿ	mɿ	mɿ	mɿ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2.28	1.30	1.30	2.28	1.30					
mɿ	mɿ	mɿ	mɿ	mɿ					
11	12	13	14	15					

7 舊版《同音》在此處區隔小類的小圓圈有誤置的情形。小圓圈應由 3B1 第二字右下移置於第四字左下，方始正確。按雙唇音類，小類 16 是 R.28 [1.27-2.25] ɿ 、R.90 [1.84-2.76] ɿ 及 R.32 [1.31] ɿ 的同居。

上面共有十五字，其中六字是平聲三十韻字，八字是上聲二十八韻字。此二韻共同構成 R.31。但第三字 𪛗 則是上聲六十一韻字。在新版《同音》裡，此字與上聲六十一韻的「𪛗」 mɿə² 「忘」字同屬於重唇音類，小類 161。Sofronov 字表對此二字提供了新版《同音》的資料如下：

S.2324 𪛗 2.61 I 161

S.4094 𪛗 2.61 I 161

Sofronov 對此二字沒有擬音，因為沒有對音資料，也沒有反切資料。但我們可以根據這一條「同居」關係的証據，為此二字擬構 mɿ 音。可是依 Sofronov 的擬測，2.61 的韻母是 ɿə，故本文代為擬構 mɿə 音。在這裡已顯示 Sofronov 擬構的缺陷。

2. R.30 [1.29-2.27] ɿə 與 R.72 [1.69-2.61] ɿə 的「同居」關係

《同音》(37A1) 正齒音類，小類 44⁸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1.69	2.27	1.69	1.69	1.69
ɿɿə	ɿɿə	ɿɿə	ɿɿə	ɿɿə
1	2	3	4	5

平聲六十九韻各字，Sofronov 擬測合口的 ɿɿwə 音。我曾根據反切及對音資料（參看 Gong 1981:740, No.129）認為應改為開口，並指出上面第一個字 𪛗 為漢語「矢」之借詞。第三個字 𪛗 字《文海研究》(75.252) 及《同音研究》均譯為「食」，可能此字也是漢語「食」之借詞。這兩個借詞都顯示 Sofronov 的擬音並不適宜。至少應作 ɿɿ，使其與 R.31 一致。

3. R.72 [1.69-2.61] ɿə 與 R.92 [1.86-2.77] ɿə 的「同居」關係

《同音》(41B7) 喉音類，小類 6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8 舊版《同音》在 𪛗 字下誤脫一區隔小類的小圓圈。

這一小類共有十三字。前九字屬於平聲八十六韻；後四字屬於平聲六十九韻。由於這兩韻字截然分開，而不是參雜在一起，所以有可能是中間誤脫一小圓圈。如果是這樣，此條就不能作為 1.86 與 1.69（即 R.92 與 R.72）同居的證據。但 Sofronov(1968 II :51) 在 1.86 這些字的反切下指出「kontakt s 1.69」（與 1.69 接觸），表示他所看到的舊版《同音》原件在此處也沒有圓圈區隔。⁹ 至於原件是否也可能有刊刻時的遺漏，而無法斷定 R.72 與 R.92 的同居關係，則由於下面一條證據的補強而可以消除疑慮。

4. R.30 [1.29-2.27] 𐰚𐰆 與 R.92 [1.86-2.77] 𐰚𐰆 的「同居」關係

《同音》(36B7) 正齒音類，小類 41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𐰚𐰆
1.29	1.29	1.86	1.29
ślwə	ślwə	ślwə	ślwə

這一條顯示 R.30 與 R.92 韻母類似。因為上面例 2 證明 R.30 與 R.72 韻母類似，兩條合起來看，可以知道 R.72 與 R.92 韻母也一定類似，因而加強了上面例 3 的可信度。

b. 聲母的互補分布

上一節指出 R.30 與 R.31 在舊版《同音》裡同時與 R.72 「同居」，因此可能具有相同的韻母。但是要確定 R.30 與 R.31 韻母相同，須要有一個條件，即在此二韻之間，不應該出現對比的情形。清查二韻所屬各字，發現其分布情形如下：

（表中 + 表示該處有字，— 表示該處無字）

	R.30 [1.29-2.27] 𐰚𐰆	R.31 [1.30-2.28] 𐰚𐰆
I 重唇音類	—	+
II 輕唇音類	+	—
III 舌頭音類	—	+

9 我所使用的舊版《同音》是羅福成手抄刊印本，必須隨時考慮是否有抄寫錯誤的可能。

IV	舌上音類	+	—
V	牙 音類	—	+
VI	齒頭音類	—	+
VII	正齒音類	+	—
VIII	喉 音類	+	+
IX	舌齒音類	+	+

上表顯示 R.30 與 R.31 只有在喉音與舌齒音下有對比情形，以下把對比的字抽出，加以檢討。

R.30 [1.29-2.27] lə				R.31 [1.30-2.28] l			
VIII 喉音類	1.29	W.993	𪛗 lə	1.30	W.1074	𪛗 l	
					W.1075-1078	𪛗 𪛗 𪛗 𪛗 l	
IX 舌齒音類	1.29	W.994-1001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lə	1.30	W.1079-1086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lhl	
		W.1002-1003	𪛗 𪛗 lə				
		W.1004	𪛗 ldə				
		W.1005-1007	𪛗 𪛗 𪛗 ldə				

上表中共有五組字，其反切上下字如下：

R.30	1.29	R.31	1.30
W.993	𪛗 𪛗 lə	W.1074	𪛗 𪛗 l
W.994-1001	𪛗 𪛗 lə	W.1075-1078	𪛗 𪛗 l
W.1002-1003	𪛗 𪛗 lə	W.1079-1086	𪛗 𪛗 lhl
W.1004	𪛗 𪛗 ldə		
W.1005-1007	𪛗 𪛗 ldə		

1.29 各組的反切下字可以系聯（參看《文海研究》 p.99, Sofronov II :22）。

1.30 各組的反切下字也可以系聯（參看《文海研究》p.100, Sofronov II :23）。所以各組的區別應求之於反切上字。可是 W.994-1001 及 W.1002-1003 的反切上字及 W.1004 與 W.1005-1007 的反切上字竟是同一字，而 W.1074 與 W.1075-1078 的反切上字竟也可以系聯（Sofronov II :93）。此三對字（共六組）區別究竟在哪裡，作者至今不得其解。而作者曾主張 l 與 ld 不分，在這裡似乎也受到了考驗。或許將來另需作通盤研究。但就目前問題而言，1.29 W.993 的反切上字「𐵇」，屬於 Sofronov (II :92) 喉音類反切系聯 1。作者曾指出其聲母為 ʁ -（參看 Gong 1981a, p.13f）。W.1074 的反切上字「𐵇」與 W.1075-1078 的反切上字「𐵇」都屬於 Sofronov (II :92) 喉音類反切系聯 3，具有喉塞音聲母。因此 1.29 的 ʁiə 與 1.30 的 i 由於聲母不同（雖然同屬於喉音類），不構成對比。如果認為 1.29 與 1.30 的韻母相同，一個是 ʁi，一個是 i，二者仍然有區別，不會混同。至於舌齒音類，W.1079-1086 的反切上字「𐵇」屬於 Sofronov (II :96) 的舌齒音反切系聯 8。其聲母為 lh-，與 1.29 並不相同。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 1.29 與 1.30，其聲母的分布呈現互補的狀態。若把二韻的韻母認為相同，並不會引起困難。

至於 2.27 與 2.28 聲母分布的情形與其相對應的平聲韻無異。可以比照平聲韻情形加以合併。

	R.30 [2.27]	R.31 [2.28]
VIII 喉音類	W.3804 𐵇 xɿə	W.3859-3863 𐵇 𐵇 𐵇 𐵇 i
IX 舌齒音類	W.3811 𐵇 liə	W.3864 𐵇 lhi
	W.3812-3813 𐵇 liə	W.3877 𐵇 lwi
	W.3814-3815 𐵇 ziə	
	W.3816 𐵇 ldɿə	

上表中 W.3804 𐵇 字 Sofronov 沒有擬音。因為此字對譯漢字「脇」(Nv I :

419)，故可以擬其聲母爲 x-。W.3859-3862¹⁰ 在舊版《同音》（42A1，喉音類，小類 7）與 1.30 的 W.1075-1078 等字同居，可知具有喉塞音聲母。在這裡 2.27 與 2.28 沒有對比。2.28 的 W.3864 與 1.30 的 W.1079-1086 諸字同居（48A4，舌齒音類，小類 30），可知是 lhi 音。它與 2.27 舌齒音類四組字都不構成對比（W.3811 對譯漢字「律」音，可知其聲母爲 l-。W.3812-3813 與 1.29 的 W.994-1003 同居，W.3816 與 1.29 的 W.1004-1006¹¹ 同居）。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確定 R.30 與 R.31 在聲母上呈現「互補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c. 語音上的類似

要證明 R.30 與 R.31 韻母相同（即證明其爲同一音位），最後一道手續是指出二者在語音上有類似性（phonetic similarity）。如果依照 Sofronov 的擬音，R.30 是 -iə，R.31 是 -i，兩者相差過大，要把兩者認爲是同一個音，頗有困難。西田龍雄（1964）的擬音 R.30 作 -iɛ，R.31 作 -i 則兩者相當接近，是比較合理的擬音。

筆者檢查《掌中珠》中 R.30 與 R.31 的漢夏對音，得到下面的結果。

R.30		R.31	
以漢字注西夏音	以西夏字注漢音	以漢字注西夏音	以西夏字注漢音
〔登韻〕 ¹² 能		能	恒
〔德韻〕 勒		得特刻剋則賊勒	刻塞
〔昔韻〕 赤		易	昔驛
〔眞韻〕			新辛信
〔質韻〕 姪乙	栗策	七悉	七一

10 W.3863 𐵑 字在舊版《同音》是獨字（45A5），在新版《同音》則與 W.3859-3862 諸字同居。

11 W.1007 𐵑 字在舊版《同音》是獨字（54A7），在新版《同音》則與 W.1005-1006 二字同居。

12 韻目舉平以賅上去。

〔術韻〕		朮	卒恤	橘戌恤
〔迄韻〕			乞	
〔物韻〕	勿	物佛	不屈	
〔侵韻〕				心尋
〔緝韻〕		立笠		集習
〔之韻〕	使			己子醫以
〔支韻〕	只	只		
〔脂韻〕			夷	姨
〔其他韻〕	捨〔麻〕		沒〔沒〕盃〔灰〕	依〔微〕雪〔薛〕
			吃〔錫〕責〔麥〕	錫〔錫〕
			谷〔屋〕	

從漢夏對音資料看，一般說來，漢語的陽聲韻與入聲韻之間有平行的現象：如登韻與德韻、真韻與質韻以及侵韻與緝韻等，以西夏字注漢音時常有一致的情形。但是由於十二世紀末的漢語，-m、-n 尾雖然已消失，但卻使韻母鼻化，而因為西夏語並無鼻化元音（龔 1989:181），所以在以漢字注西夏語時，漢語的-m、-n 尾字都不會出現。這是真韻與侵韻「以漢字注西夏音」欄下無字的原因。

注音因為是個別進行，而且由於兩個語言音韻系統不同，聲母與韻母結合有不同的限制，難以見到整齊劃一的對音。檢查對音資料，主要是把握大勢，在零亂的資料中尋出隱含的規律。就上表 R.30 與 R.31 對音資料來看，R.30 與 R.31 沒有甚麼差異。只出現在一邊，而不出現在另一邊的字，如真韻字「新辛信」三字，因為是屬於齒頭音類，所以只出現在 R.31。侵韻的「心尋」二字，也都是齒頭音，只能以 R.31 的西夏字注音。至於「之、支、脂」三韻，在當時的漢語方言已合而為一。在上表中的分布，只表示正齒音只出現於 R.30；而喉塞音字（夷、姨對應西夏喉塞音）只出現在 R.31 而已。其他零星的字，各屬不同的韻，沒有形成系統，可以不論。

綜合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確認：西夏音韻中 R.30 與 R.31 具有相同的韻

母，可以合併，用同一元音標示。

四、西夏語的構詞法

經過上面第二章與第三章的討論以後，我們已建立了下表所示各韻的韻間關係。爲了討論的方便，我把我自己擬構的音代入。

A R.10 $\begin{bmatrix} 1.10 \\ 2.9 \end{bmatrix}$ ji A_I R.70 $\begin{bmatrix} 1.67 \\ 2.60 \end{bmatrix}$ ji A_{II} R.84 $\begin{bmatrix} 1.79 \\ 2.72 \end{bmatrix}$ jir

R.11 $\begin{bmatrix} 1.11 \\ 2.10 \end{bmatrix}$

B R.30 $\begin{bmatrix} 1.29 \\ 2.27 \end{bmatrix}$ jɿ B_I R.72 $\begin{bmatrix} 1.69 \\ 2.61 \end{bmatrix}$ jɿ B_{II} R.92 $\begin{bmatrix} 1.86 \\ 2.77 \end{bmatrix}$ jɿr

R.31 $\begin{bmatrix} 1.30 \\ 2.28 \end{bmatrix}$

C R.36 $\begin{bmatrix} 1.35 \\ 2.32 \end{bmatrix}$ jij C_I R.6 $\begin{bmatrix} 1.61 \\ 2.54 \end{bmatrix}$ jij C_{II} R.79 $\begin{bmatrix} 1.74 \\ 2.68 \end{bmatrix}$ jijr

R.37 $\begin{bmatrix} 1.36 \\ 2.33 \end{bmatrix}$

元音下面加黑點代表緊喉音。元音後面加 r，代表 r 化元音。¹³ 以下討論構詞法完全依照上表標音，但爲了與上文連繫，同時也爲了便於作比較，在每字後括弧內注明 Sofronov 原來的擬音。

a. 西夏語的詞頭變化

西夏語有指示方向及表示完成貌的詞頭六種，而這六種詞頭都各有對應的表示說話者願望與祈求的另六種詞頭（西田 1986:86f 及 105）。對這十二種詞頭西

13 意即並非元音後有 r 音。

田龍雄及 Sofronov 的擬音如下：

	詞頭 1	西田	Sofronov		詞頭 2	西田	Sofronov	
1 向上	𐵄	ʔa	a		𐵄	ʔeɸ	·in	1.36
2 向下	𐵅	naɸ	na	1.20	𐵅	neɸ	nɪn	2.33
3 接近說話人	𐵆	kɪ	kɪ	1.30	𐵆	keɸ	km	1.36
4 遠離說話人	𐵇	wɪɸ	vɪə	2.27	𐵇	wɛɸ	vɛi	2.32
5 向內	𐵈	ndaɸ	tha	2.17	𐵈	ndeɸ	ndɪn	2.33
6 向外	𐵉	rɪɸ	rɪə	2.77	𐵉	rɪɸ	rɪɸ	2.68

西田 (1986:106) 已注意到詞頭 1 與詞頭 2 之間有相同的聲母，並且也注意到詞頭 2 有多字 (1, 2, 3, 5 共四字) 含有 -eɸ 韻母，因而把詞頭 2 認為是由詞頭 1 接 -eɸ 融合而成。西田的解釋筆者認為十分正確，然而以西田的擬音則 4 與 6 構成例外，因為 wɛɸ 與 rɪɸ 並不具有 -eɸ 韻母。

依本文的研究，詞頭 1 分成兩類，而詞頭 2 則是齊一的形式。詞頭 1 的 𐵄 𐵅 𐵆 𐵇 𐵈 𐵉 三字，無論從西田的擬音，或從 Sofronov 的擬音都無共通的地方。但依本文的分析，前二字是 R.31 與 R.30，具有相同的韻母 jɪ，屬於本文的 B。第三字是與其對應的 r 化元音，屬於 B_ɪ。而與這三字對應的 𐵆 𐵇 𐵈 三字，前二字是 R.37 與 R.36，具有相同的韻母 jɪj，屬於本文的 C。第三字是與其對應的 r 化元音，屬於 C_ɪ。由詞頭 1 變成詞頭 2，是 B → C 及 B_ɪ → C_ɪ 的變化。換句話說，依本文的研究，所有的六種詞頭與 -jɪj 結合，融合而產生詞頭 2 的形式。其變化可圖示如下：

	詞頭 1	詞頭 2
1 向上	𐵄 ʔja ¹⁴	ʔjɪj
2 向下	𐵅 nja ¹⁴	njɪj
3 接近說話人	𐵆 kɪ	kjɪj
4 遠離說話人	𐵇 wɪ	wjɪj

14 𐵄 𐵅 𐵆 三字韻母作 -ja，將另文討論。

3. 𣎵 gjwi² 穿衣服 (2.10 ngwi) → 𣎵 gjwi¹ 給穿 (1.67 ngiwei)

𣎵𣎵𣎵𣎵 著新淨衣 (Nv I :301)

(新淨衣穿)

《文海》(W.2074, 74.122) 𣎵 下注「𣎵𣎵𣎵𣎵」，《文海研究》譯為「授衣穿也」，顯示其使動意義。

4. 𣎵 phji¹ 意 n.(1.11 phi) → 𣎵 pji¹ 議謀 v.(1.67 pīei)

𣎵𣎵 隨意 (Nv I :355)

《文海》(W.2037, 72.251) 𣎵 下注「為計議共謀也」(譯文據《文海研究》)。此為由名詞造動詞之例，聲母也由送氣變不送氣。又此字如本文第二章例1所示，與 𣎵 pji¹(1.69 pīei) 有轉換關係。《文海》(W.2127, 76.122) 𣎵 下注「為籌策之謂」(譯文據《文海研究》)，也顯示其為動詞。

5. 𣎵 bji¹ 薄 (1.11 mbi) → 𣎵 bji¹ 變薄 (1.67 mbiēi)

𣎵 (薄) 是形容詞。例如：

𣎵𣎵 薄福 hliōh (平 51) mbiōh (平 11) (西田 1977:248)

𣎵 字不見於《文海》，也不見於 Nevsky 字典。《同音》(7A5) 𣎵 左下注 𣎵 (為)，表示其為動詞。本文據此譯為「變薄」。

6. 𣎵 wji¹ 遣、用 (1.10 vīe) → 𣎵 wji² 派、遣 (2.60 vīei)

𣎵 字是本文第二章例2所討論的字，也是本文 p.8 所舉 A₁ B₁ C₁ 連續變換的字。𣎵 字本身我們尚無對譯資料，不能確定其用法，但是與其轉換的 B₁ C₁ 各字都是他動詞。由此推測它可能也是他動詞。例子如下：

𣎵 wji¹(2.61 vīei) 「遣」的例子

𣎵𣎵𣎵𣎵 我遣化四衆 (Nv II :478)

(化四衆遣我)

𣎵 wji² 送遣 (2.54 vīe) 的例子

𣎵𣎵𣎵 奉送賓客 (《珠》341)

(來客奉送)

𣎵 wji² 遣、放 (2.54 viɛ) 的例子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秦人遣一間諜¹⁵
(秦人間諜使一詞頭遣) (Keping, K.B. 1979, p.478)

𣎵 𣎵 𣎵 𣎵 放…光明 (Nv II :517)
(光明詞頭放)

上面各例都有賓語（在動詞前面），但是 𣎵 字似乎是自動詞。例如：

𣎵 𣎵 𣎵 𣎵 依法行遣（《珠》292）
(法依遣行)

本文把這一個例子視為由自動詞造他動詞之例。

B → B₁

7. 𣎵 mji² 跡 (2.28 mi) → 𣎵 mji² 尋跡 (2.61 miɛ)

《同音》(3B2) 重唇音類，17 小類，𣎵 左下注 𣎵 (跡)。

《同音》(9A6) 重唇音類，獨字，𣎵 左下注 𣎵 (跡)。

《同音》此二字之注表示二字皆可與 𣎵 (跡) 字連用，但對譯資料顯示這兩個詞意義稍有不同。

𣎵 𣎵 牛跡 (Nv II :230)

𣎵 𣎵 象足跡 (Nv II :230, 567)

𣎵 𣎵 尋其始 (禪源序)

前二例「𣎵 𣎵」（足跡）是名詞，後一例「𣎵 𣎵」是動詞。

8. 𣎵 dzji¹ 全 (1.30 ndzi) → 𣎵 dzji² 集 < *使全? (2.61 ndziɛ)

我在「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龔 1981:725）一文中曾提出 𣎵 為漢語「集」之借詞的說法。現在研究西夏語構詞法，懷疑 𣎵 (集) 字可能與 𣎵 (全) 字有關。它可能是西夏固有語詞，而非漢語借詞。其理由如下：

(1) 在西夏人觀念中「全」與「集」似乎有關連，《文海》(W.2618, 雜 3.

15 𣎵 字用作「遣」的例子，承李范文先生提供謹誌謝意。

211) 𐵇 dzjɪ¹ (全) 下注「𐵇𐵇𐵇𐵇𐵇𐵇」(使盡皆全集)可証。在《同音》(34A5, 齒頭音, 獨字) 𐵇 tshjwā (全) 右下也注 𐵇 (集)。

(2) 𐵇 dzjɪ² 字據《文海》(W.2927, 雜 15.271) 從「不」「無」, 「不」「無」隱含「全」的概念。(3) 西夏語此外又有一 𐵇 tshjiɪ¹ (集) 字 (1.36, tshin)。此字無法解釋為後期漢語借詞(在後期漢語借詞中, 雖然已發生 dz->tsh-的變化, 但其時代與《掌中珠》同時期, 而《掌中珠》(345)「集」字注音「𐵇」tshjiɪ¹(1.30 tshɪ), 與 𐵇 tshjiɪ¹ 不同韻)。

𐵇 tshjiɪ¹ 與 𐵇 dzjɪ² 可能在語源上有關, 屬於西夏語的一個詞族(word family)。

C → C₁

9. 𐵇 bjiɪ² 高、上 (2.33 mbm) → 𐵇 bjiɪ¹ 舉 < *使高 (1.61 mbɿɛ)

《文海》(W.1873, 67.112) 𐵇 下注「上舉」。「上舉」即「提高」之意, 是一種使動式。有如下詞例:

𐵇𐵇 加官 (提高其官位) (《珠》275)

𐵇𐵇 高聲 (提高聲音) (Nv I :189)

𐵇 bjiɪ² (高) 是形容詞, 放在它所修飾的名詞之後, 如:

𐵇𐵇 尊嚴 (高尊) (Nv II :354)

10. 𐵇 tshjiɪ¹ 持去 (1.35 tshɿɛi) → 𐵇 tɕjiɪ¹ 使持去 (1.61 tsɿɛ)

𐵇 tɕjiɪ² 持去 (2.32 tsɿɛi) ↗

𐵇𐵇 與我持去 (Nv I :488)

《文海》(W.1858, 66.211) 𐵇 下注「命他人隨持之謂也」。造使動式時, 送氣音變成不送氣音的例子, 我們在上文例2及例4中已經看到了, 在這裡雖然也有不送氣的 𐵇 tɕjiɪ² 與不送氣的使動式 𐵇 tɕjiɪ 相對, 但是從其他相關連的音韻轉換現象看, 送氣的 𐵇 tshjiɪ¹ 才是原來的, 因為它有相對的 𐵇 tshjo, 而 𐵇 tɕjiɪ² 字則孤立於體系之外, 它是後起的。

𢵿 tshji¹ 持去 (1.35 tshjei) → 𢵿 tshji² 使持去 (1.61 tshje)

↓

↓

𢵿 tshjo 持去 (2.44 tshjo) → 𢵿 tshjo 使持去 (1.72 tshjon)

《文海》也認為與右邊不送氣音相對應的是左邊送氣的字，例如：

《文海》(W.1858, 66.211)

𢵿 𢵿…𢵿 𢵿。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tshji¹ tshjo tshji²

持去 者 持去 也。別人隨持去令之謂也。

《文海》(W.2197, 78.241)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𢵿。

tshjo tshji¹ tshji²

持去 者 持去 也。人 持去 令。別人隨從令之謂。

從上面這些例子看，送氣塞音與塞擦音在使動式形成過程中，失去其送氣成分，變成不送氣音，是十分確定的。

11. 𢵿 lhjwi¹ 斜 (1.35 lhjwe) → 𢵿 lhjwi² 使斜 (1.61 lhjwe)

《文海》(W.2853, 雜 12.122)

𢵿 𢵿 𢵿。𢵿 𢵿 𢵿。

使斜 者 斜 爲。不正使也。

《文海》這一條解釋，明示「𢵿」是動詞（𢵿 是動詞詞尾），而且也是使動式（𢵿 表示使動式）。

12. 𢵿 mji¹ 無、不 (1.36 mn) → 𢵿 mji² 使無，使缺 (2.54 mbi²)

𢵿 字 Sofronov 擬爲 mb-音，但是此字在《同音》（6A1，重唇音類，61 小類）與 1.61 𢵿 𢵿 𢵿 等字同居，¹⁶ 其反切上字爲 𢵿，屬於 Sofronov

16 舊版《同音》（6A2）𢵿 mji² 字下似乎誤脫一區隔小類的圓圈。《同音》（6A1）𢵿 mji² 左下注 𢵿（無，不），西田（1964:41-085）譯爲「缺」，似乎是據感應塔碑銘的上下文意而來；《俄譯文海》（W.4575）譯爲「ne imet'(sja)」(沒有)，似乎是據《同音》注字「𢵿」所作的解釋。

反切系聯重唇音類 11。聲母應作 m 音。三字中最後一個 𐵇 (女) 字，在《掌中珠》(203, 342, 343) 對音「名」，是 m-音，應無可疑。𐵇 (無) 字在《掌中珠》(264, 291) 也對音「名」。實際上，𐵇 𐵇 二字不但聲母一樣，韻母也無異。只是元音有鬆緊之別而已。¹⁷

13. 𐵇 dzjiɿ' 行 (1.35 ndʒiei) → 𐵇 dzjiɿ' 行 (1.61 ndʒie)

這是由自動詞造他動詞的例子，可由下面的例子看出。

自動詞 𐵇 (行)

𐵇 𐵇 𐵇 𐵇 𐵇 𐵇 𐵇 𐵇 (《類林》241-6)

(諸小兒與日中行令)

令與諸小兒於日中行

他動詞 𐵇 (行)

𐵇 𐵇 𐵇 立身行道 (《珠》273)

𐵇 𐵇 𐵇 𐵇 𐵇 𐵇 𐵇 𐵇 (《類林》443-4)

(惠小行則惠大之害爲)

小惠是大惠之賊

c. 西夏語複合名詞的構詞法

西夏語的名詞中有不少「同義複合詞」是利用 A、B、C 三類同義(同源)詞中，結合其中兩類構成的。以下分別就 A 與 B、B 與 C 以及 A 與 C 的關係加以討論。

A 與 B

《文海》對 A 與 B 類字作字義解釋，通常有兩個方式。第一個方式是「A

17 關於 𐵇 字用法，李范文先生提供下面二例，對了解其使動意義(使無，使缺)頗有助益。

𐵇 𐵇 𐵇 𐵇 𐵇 𐵇 𐵇 𐵇 𐵇 𐵇

公雞啼不失時 媳備筵不缺席 (聖立義海 p.42)

𐵇 𐵇 𐵇 𐵇 𐵇 𐵇 𐵇 𐵇

飲食淨水一一不缺 (感應塔碑銘)

者B也」，「B者A也」的方式；第二個方式是「A者BA也」，「B者BA也」的方式。因為使用第二種方式解釋的字，通常不個別單獨出現，一定是兩個字結合在一起，所以頗會使人懷疑，它們實際上是否為「雙音節詞」。但是西夏語在基本上是單音節的語言，複合詞中的一造有時也可以單獨出現，故本文仍視為單音節詞的結合加以處理。不過從兩個語詞結合的方式及那一邊可以單獨出現，可以推測哪一邊是原來的形式，哪一邊是後起的形式。

1. [A者BA也，B者BA也] 類型

A 𐰇𐰺 bji² 低、下 (2.10 mbi)

B 𐰇𐰺 bji¹ 低、下 (1.30 mbi)

《文海》(W.1028, 37.252) 𐰇𐰺 下注「𐰇𐰺者𐰇𐰺𐰇𐰺也」，「𐰇𐰺𐰇𐰺」二字連用，見於《類林》(335-2)

𐰇𐰺 𐰇𐰺

(病者心上上方及心下下方等詞頭置)

病在膏肓之上下

「𐰇𐰺」字似乎不單獨出現，但「𐰇𐰺」字卻可以單獨與其他字結合出現。

例如：

𐰇𐰺 (《類林》298-7)

(昔唐堯上在四凶下在)

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

這個例子似乎暗示在A與B的轉換中，A是原來的形式，而B可能是後起的，A與B結合成BA複合詞尚有下面各例。

𐰇𐰺 𐰇𐰺 kji¹-kji¹ 高歌 (1.30 k_i - 1.10 kje)

《文海》(W.313, 15.121; W.1055, 38.223)

𐰇𐰺 𐰇𐰺 mji²-mji² 默然 (2.28 m_i - 2.10 m_i)

《掌中珠序》，《類林》394-1，Nv II :22, 638

- 𐽳𐽴𐽶𐽷 lhji¹-lhji² 漸漸，隱隱，安詳 (1.30 lhi - 2.10 lhi)
 《文海》(W.3026, 雜 20.221; W.1083, 39.172)
 《類林》(441-5, 550-7), Nv II :117
- 𐽳𐽴𐽶𐽷 lhji¹-lhji² 徐徐 (1.30 lhi - 2.10 lhi)
 與上面是同一語詞，同音假借。Nv II :92
- 𐽳𐽴𐽶𐽷 kjwi¹-kjwi¹ 飛禽之一種 (1.30 kwi - 1.11 kwi)
 《文海》(W.416, 18.772; W.1095, 39.251)
 《同音研究》(24B6, 25B2) 認為是「鴝鵒(斑鳩)」
- 𐽳𐽴𐽶𐽷 phji²-lhji¹-lhji² 蟲名 (2.28 phi - 1.30 lhi -2.10 lhi)
 《文海》(W.1082, 39.171; W.3030, 雜 20.233)
 《同音研究》(6B5, 48A4, 47A2) 認為是「蠅蟲」

2. [B 者 A 也] 類型

- 𐽳𐽴𐽶𐽷 sji¹ (往、入) 者 𐽳𐽴𐽶𐽷 sji² (往、入) 也 (1.29 sja, 2.9 sje)
 《文海》(W.985, 36.213)
- 𐽳𐽴𐽶𐽷 bji¹ (滿、溢) 者 𐽳𐽴𐽶𐽷 bji² (滿、溢) 也 (1.30 mbi, 2.10 mbi)
 《文海》(W.1031, 37.271)
- 𐽳𐽴𐽶𐽷 phji¹ (捨、棄、失) 者 𐽳𐽴𐽶𐽷 phji² (捨、棄、失) 也
 (1.30 phi, 2.10 phi)
 《文海》(W.1018, 37.212)
- 𐽳𐽴𐽶𐽷 sji¹ (死、亡) 者 𐽳𐽴𐽶𐽷 sji² (死、亡) 也 (1.30 si, 2.10 si)
 《文海》(W.1073, 39.131)

[A₁ 者 B₁ 也] 類型

- 𐽳𐽴𐽶𐽷 dzji² (柱) 者 𐽳𐽴𐽶𐽷 dzji¹ (柱、拄、倚) 也
 (2.60 ndziɛi, 1.69 ndziwə)
 《文海》(W.2865, 雜 13.242)
- 《同音》(29A1, 31A6) 𐽳𐽴𐽶𐽷 dzji²、𐽳𐽴𐽶𐽷 dzji¹ 二字右下都注 𐽳𐽴𐽶𐽷 gju¹(1.59) 拄，
 而在《文海》(W.1806, 64.251) 𐽳𐽴𐽶𐽷 gju¹ 下則注「𐽳𐽴𐽶𐽷 gju¹ 者 𐽳𐽴𐽶𐽷 dzji¹

也，𪔐 dzji² 也」。按 𪔐 dzji² 與 𪔐 dzji² 是同音字。《掌中珠》(273, 223)把前者用作動詞(立)，後者用作名詞(柱)。

上例中只出現「B者A也」的形式，而無「A者B也」的形式，這可能只是資料缺乏的偶然現象，因為上面B字恰巧都是平聲字，而A字都是上聲字，《文海》只有平聲字資料，上聲部分已亡佚了。「A者B也」一類的字，A、B都可以單獨出現，所以即使是《文海》沒有明言的字，我們也可以知道它們是屬於這一類的字。這類字為數不少，至於其用法如何，因不在本文的範圍，故不一一舉出。

B與C

B與C音韻轉換的字，也與A與B轉換的字一樣，分成兩類。

3. [B者BC也，C者BC也]類型

B與C結合，都是B在前，C在後，絕少例外。

𪔐𪔐 bji¹-bji² 上(1.30 mbi - 2.33 mbm)

《文海》(W.348, 16.141; W.1027, 37.251)

《類林》(334-6, 335-2, 394-4)

第二字可以單獨出現，第一字未見有單獨出現的例子。

𪔐𪔐 tji¹-tji² 若、假使(1.30 ti - 1.36 tm)

《文海》(W.1032, 37.272)；Nv I :303，II :363

西田 1977:223

𪔐𪔐 dji¹-dji² 患病(1.30 ndi - 1.36 ndm)

《文海》(W.1047, 38.162)

𪔐𪔐 khji¹-khji² 後代(1.30 khi - 1.36 khm)

《文海》(W.1058, 38.241)

𪔐𪔐 sji²-sji² 相識、顧識、親知(2.28 si - 2.33 sm)

Nv I :305, 306，《類林》332-6

第二字可以單獨出現，第一字未見有單獨出現的例子。

𪔐𪔐 dzji¹-dzji² 純真(1.29 ndzi - 1.35 ndzi)

《文海》(W.2705, 雜 6.162; W.2720, 雜 6.271)

第二字有單獨出現的例子，第一字未見其詞例。

𐰇𐰆𐰏 $lj^{11}-ljij^2$ 日中、卓午 (1.29 $ljə$ - 2.33 lm)

《類林》241-3, 429-6, 《掌中珠》094, Nv II :303

𐰇𐰆𐰏 $tsjw^{11}-tsjwij^1$ 揉團、揉搓 (1.30 $tsjw^{11}$ - 1.36 $tswin$)

《文海》(W.1116, 40.172; W.1311, 48.251; W.1104, 40.121)

B_I 與 C_I 結合，都是 B_I 在前， C_I 在後，只有一個例外。

𐰇𐰆𐰏 $tj^{11}-tjij^1$ 急、速 (1.69 $tjə$ - 1.61 $tjɛ$)

《文海》(W.2136, 76.171; W.1884, 67.162)

Nv II :51, 11; 《類林》425-1

𐰇𐰆𐰏 $gj^{11}-gjij^1$ 星宿 (2.61 $kjə$ - 1.61 $ngjɛ$)

《文海》(W.1902, 68.112), Nv I :258, 208

《掌中珠》(046), 西田 1977:67, 99

二字均能單獨出現。

𐰇𐰆𐰏 $dzj^{11}-dzjij^2$ 旋轉、親近 (2.61 $ndzjə$ - 2.54 $ndzjɛ$)

《文海》(W.2967, 雜 18.161; W.2956, 雜 17.272)

$C_I B_I$ (例外)

𐰇𐰆𐰏 $dzjij^{11}-dzji^{11}$ 船舶 (1.61 $ndzjɛ$ - 1.69 $ndzjə$)

《文海》(W.2647, 雜 4.171; W.2632, 雜 3.272)

Nv I :336, 467

第二字可以單獨出現，第一字未詳。

B_{II} 與 C_{II} 結合，也是 B_{II} 在前， C_{II} 在後。

𐰇𐰆𐰏 $rjir^{11}-rjiir^2$ 楚撻、打、擊 (1.86 $rjɛ^{11}$ - 2.68 $rjɛ^2$)

二字連用，亦可單獨出現，¹⁸ 參看 Nv I :495。

18 李范文先生指出 𐰇𐰆𐰏 二字可單獨出現，茲將他的意見照錄於下：

𐰇𐰆𐰏 二字亦可單獨出現，例如 𐰇𐰆𐰏 丈鼓（《珠》326），實為“杖鼓”，唐宋時教坊常用的樂器，又名答鼓，俗稱腰鼓，《樂府雜錄》載：“答鼓即腰鼓也，兩杖鼓”。

𐰇𐰆𐰏 彈毛者依次坐（《諺語》209）

[A₁ 者 C₁ 也, C₁ 者 A₁ 也] 類型

𐵇𐵈 tji¹ (減、減、除) 者 𐵇𐵈 tji¹ (減、減、除) 也

(1.67 tɕei - 1.61 tɕe) 《文海》(W.2053, 73.152)

𐵇𐵈 tji¹ (減、減、除) 者 𐵇𐵈 tji¹ (減、減、除) 也

(1.61 tɕei - 1.67 tɕei) 《文海》(W.1881, 67.151)

𐵇𐵈 dzji¹ (渡) 者 𐵇𐵈 dzji¹ (渡) 也 (1.67 dzɕei - 1.61 dzɕe)

《文海》(W.2588, 雜 2.172)

𐵇𐵈 dzji¹ (渡) 者 𐵇𐵈 dzji¹ (渡) 也 (1.61 dzɕe - 1.67 dzɕei)

《文海》(W.2648, 雜 4.172)

例外: C₁ A₁

𐵇𐵈 𐵇𐵈 tji²-tji² 抱 (2.54 tɕe - 2.60 tɕei)

《類林》311-7

綜合本節討論, 西夏「同義複合詞」的構詞法共有兩類: 即 B A 與 B C。在形成複合詞時, B 類音總是在第一個音節, 因此 A 與 C 絕少結合構成複合詞, 都是 A 詞與 C 詞單獨出現。

五、結 語

西夏語有平、上兩個聲調, 平聲共九十七韻, 上聲共八十六韻。平上相配對整後共有一百零五韻。韻母繁多, 在許多韻之間有複雜的韻母轉換現象, 至今尚不見有系統的研究。本文繼作者前兩次的研究, 取其中一部分與 R.10、R.11、R.31、R.36 及 R.37 有關的韻作研究。R.10 與 R.11 以及 R.36 與 R.37 經前文研究已知可以合併。本文經研究後確認 R.30 可以與 R.31 合併。爲了處理上的方便, 以 A 代表 R.10 與 R.11, 以 B 代表 R.30 與 R.31, 以 C 代表 R.36 與 R.37, 並從音韻轉換的現象及西夏字書《同音》中不同韻的字, 因聲母與韻母相同而被誤置的証據, 証明 R.72 與 R.92 與 B 韻有關, 分別以 B_I、B_{II} 代表。加上前文研究已知的與 A 韻有關的 A_I、A_{II} 及與 B 韻有關的 B_I、B_{II}, 西夏音韻部分系統由此可以說已經

建立起來。

A、B、C 三韻的轉換，証明與西夏構詞法有密切的關係。西夏語動詞詞頭共有六種，這六種各有其對應的「祈求式」詞頭，本文指出「祈求式」詞頭是由其他詞頭加 C 尾構成。西夏語他動詞與動詞使動式的形成是由 $A \rightarrow A_1$ ， $B \rightarrow B_1$ ， $C \rightarrow C_1$ 的方式，由鬆元音變成緊元音形成。西夏語「同義複合詞」經本文的研究發現有一定的規則，只有 A 與 B、B 與 C 可以結合。而且結合時一定是 B 在前，A 與 C 在後，可簡單以 B A 式、B C 式表示。A 與 C 絕少結合成複詞，都是單獨使用。

西夏語的音韻轉換錯綜複雜，尚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本文的研究若對建立基本架構有所助益，則是作者所祈望者。

（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六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王朋壽 增編

1189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

1983 《文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西田龍雄

1964, 1966 《西夏語の研究》，第一卷 1964，第二卷 1966，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1975, 1976, 1977 《西夏文華嚴經》I 1975，II 1976，III 1977，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1986 〈西夏語「月々樂詩」の研究 付録 西夏語動詞句構造の考察〉，《文學部研究紀要》，第二十五。

李范文

1986 《同音研究》，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

骨勒茂才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 1924 年手抄石印本，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劉楚人 署

1132 《西夏國書字典音同》，羅福成 1935 年手抄石印本，旅順：庫籍整理處印。

龔煌城

1981a 〈西夏韻書《同音》第九類聲母的擬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一分，pp.17-36。

1981b 〈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四分，pp.681-780。

- 1989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pp.145-189。

Gong, Hwang-cherng

- 1981 "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52.1:1-16.
1988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s in Tangut," *BIHP* 59.3:783-834.
1989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angut through Examination of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s," *BIHP* 60.1:1-45.

Keping, K.B., V.S. Kolokolov, E.I. Kyčanov, and A.P. Terent'ev-Katanskij

- 1969 *More Pis'men* (俄譯文海),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Keping, K.B.

- 1983 *Les Kategorij UtraCennaja Kitajskaja LeiSu v Tangutskom Perevode*,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Nevskij, N.A.

- 1960 *Tangutskaja Filologija, Issledovanija i Slovar'*,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čnoj Literatury.

Sofronov, M.V.

- 1968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